



世界中篇名作选

第五集

漓江出版社

• 1983 •

世界中篇名作选

第五集

白 夫 编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13.25印张 插页2 327千字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47,500册

书号: 10256·63 定价: 1.45元

编 选 说 明

- 一 《世界中篇名作选》丛书专选外国优秀中篇小说，分集陆续出版，旨在供我国文学创作者研究借鉴，同时也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。
 - 二 本丛书所指“名作”，既包括已有定评、公认的古典作品，也包括较好的现代和当代作品；既包括名家的代表作，也包括虽非名家而在艺术上确有特色、可资借鉴的作品；既包括曾经介绍而较难查找的旧译，也包括首次介绍的新译。
 - 三 文学作品艺术上的长短，常因读者文化素养、艺术爱好和个人性情的不同而看法各异。为了不让读者囿于编者的一己之见，本书拟不附艺术分析文字，而只对每篇作品加一简要的“题注”，或介绍作家，或说明特点，或提供情况，相信读者自能从作品本身获得一定的收益。
 - 四 我们深信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，但又惴惴然于自己的识浅力薄，为此诚恳期待专家的指教、译者的赐稿和读者的批评，力求将丛书越编越好，真正达到既定的宗旨。
-

目 录

〔俄国〕列·托尔斯泰

伊凡·伊利奇之死 祝孝陶译 (1)

〔芬兰〕哀 禾

海尔曼老爷 梅绍武译 (64)

〔波兰〕显克维奇

胜利者巴尔代克 施蛰存译 (122)

〔匈牙利〕米克沙特

英雄们 海 岑译 (190)

〔美国〕詹姆斯

螺丝在拧紧 何 力译 (252)

〔美国〕德莱塞

请君入瓮 主 万译 (359)

伊凡·伊利奇之死^①

〔俄国〕列·托尔斯泰 著

祝孝陶 译

—

在法院的大楼里，正在审理麦利文斯基等人的案件。会间休息时法官和检查官们聚集在伊凡·叶戈罗维奇·舍别克的办公室，话题转到了轰动一时的克拉索弗斯基事件上。弗奥多尔·瓦西里叶维奇极为激动，一再证明此事不属法院管辖，然而伊凡·叶戈罗维奇却坚持己见。而彼得·伊凡诺维奇呢，始终没有吭声，只是浏览着刚刚送来的报纸。

“先生们！”彼得·伊凡诺维奇突然说，“伊凡·伊利奇死了。”

① 《伊凡·伊利奇之死》（1886）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（1828—1910）的后期小说。罗曼·罗兰认为它是最激动民众的作品之一。小说的突出成就，在于它以十分冷峻的现实主义手法，成功地刻划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乃至欧洲中产阶级的一个典型——伊凡·伊利奇。这个公务员的一生充满了可怜的空虚，无聊的野心，狭隘的自满，职业方面的烦恼。这样一种灰色的人物和灰色的人生，正是当时那个灰色的阶级和灰色的社会的真实写照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就登在这儿，你们看看。”彼得·伊凡诺维奇说着就将散发着油墨味的一期新报纸递给了弗奥多尔·瓦西里叶维奇。

黑框里写着几行字：“普拉斯科维娅·弗奥多罗夫娜·戈洛文娜以沉痛的心情敬告诸位亲友：我亲爱的丈夫，高等法院法官伊凡·伊利奇·戈洛文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辞世。兹订于星期五，中午一时殡葬。”

伊凡·伊利奇是在座的这些先生们的同事，同时也是受到他们爱戴的一个人。他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了。据说患的是不治之症。伊凡·伊利奇的死使人们作出一种猜测：他的位置可能委派阿列克谢叶夫担任，而阿列克谢叶夫的位置则由维尼科夫，或是什塔别利接替。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先生听到伊凡·伊利奇去世的消息以后，首先想到的是，他的死对于自己或是熟人在职务的调动和擢升方面有着何种意义。

“我现在大概能得到什塔别利或是维尼科夫的位置了。”弗奥多尔·瓦西里叶维奇自忖着，“这是早已答应过的。这次提升对我来说，除原薪外，可增加八百卢布。”

“现在应该请求把内弟从卡卢加调来。”彼得·伊凡诺维奇考虑着，“妻子一定会高兴，再不能说我什么事也不给她的亲戚办了。”

“我早就想到，伊凡·伊利奇好不了了。”彼得·伊凡诺维奇脱口而出，“可怜啊！”

“他到底是什么病？”

“医生们也不能确诊。诊断是做了，可是众说纷纭。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自从过节以来我再没去过他那儿，一直是想去的。”

“他有遗产吗？”

“好象有一小笔，在他妻子手里，也没有多少。”

“还是得去一趟。他们住得实在太远了。”

“对您来说是远了。无论谁那里，您都觉得远。”

“我就住在河对岸，所以我不会得到原谅。”彼得·伊凡诺维奇一边说，一边对着舍别克笑了笑。然后大家说起城市路途的远近，边说着，边走向会议厅。

伊凡·伊利奇之死在每个人心里都引起了一番联想：伊凡·伊利奇死后接踵而来的工作调动和职务上的可能变动；除此以外，老熟人去世，这一事实本身，使听到这消息的所有人象往常一样，产生一种庆幸心理：死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

“你看，是他死了，可不是我。”每一个人这样暗自欣慰，或是这样感觉。老熟人，也就是伊凡·伊利奇的所谓朋友，不由得想到，他们还得去履行一套索然无味的礼仪：参加吊唁。

伊凡·伊利奇最要好的朋友是弗奥多尔·瓦西里叶维奇和彼得·伊凡诺维奇。

彼得·伊凡诺维奇是伊凡·伊利奇在法律专科学校的同学，而且他自认受到过死者的关照。

午饭时，彼得·伊凡诺维奇告诉妻子伊凡·伊利奇去世的消息，并且提到内弟有可能调到他这里来。饭后他也没躺下休息一会儿，便穿上燕尾服，动身去伊凡·伊利奇家了。

在伊凡·伊利奇家的大门旁边停着一辆轿式马车，还有两名车夫。过道里，衣架下侧，倚墙放着锦缎的棺材盖子，盖子上边有许多用粉末擦拭得很干净的金银穗子。穿着黑衣服的两位太太正在脱皮大衣，其中一位他认识，她是伊凡·伊利奇的姐姐。另一位他不认识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的同事什瓦尔茨，正从楼上往下走。他从台阶上看到进来的人以后，就停住了，并且向彼得·伊凡诺维奇使眼色，好象在说：“伊凡·伊利奇处理得不高明。我们可不是这样。”

什瓦尔茨蓄着英国式连鬓胡子的面庞、穿着燕尾服的瘦削身

材，显出一副优雅、庄重的神态。这副气派与他一贯活跃的秉性截然相反，因此使人感到特别滑稽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这样忖量着。

彼得·伊凡诺维奇闪开路，让太太们先走，然后跟在她们后边，慢慢地上楼。什瓦尔茨站在上面，不再下楼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明白他的用意：很显然，什瓦尔茨想和他约定今天在什么地方玩牌。太太们上了楼，朝孀妇走去。什瓦尔茨严肃地紧闭着双唇，挑动双眉，以诙谐的目光暗示彼得·伊凡诺维奇往右，到死者的屋里去。

彼得·伊凡诺维奇象往常那样走进屋，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。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，在这种场合划十字祈祷是不会有问题的。至于说这种时候要不要鞠躬，他就没有把握了。因此，他采取了折衷的做法：进屋以后，先是划十字祈祷，然后稍微躬身，似乎是在鞠躬。这同时，在不越过双臂和头部动作范围以外，顺势环视了这间屋子：屋里有两名青年人，好象是他的侄子，其中一个是中學生，他一边划十字，一边往外走；老太太站在那里不动；一位太太怪模怪样地高挑着双眉，正在和老太太悄声地说些什么；读《圣经》的人穿着常礼服高声朗读着，精神抖擞，语调坚定，一副不容任何干扰的表情；帮厨工庄稼汉格拉西姆轻盈地从彼得·伊凡诺维奇面前走过，一边走一边往地上撒些什么，见到这情景，彼得·伊凡诺维奇顿时嗅到一股轻微的尸体腐臭味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最后一次看望伊凡·伊利奇时，在他的书房里见过这个庄稼汉。他担当了助理护士的职务，因此伊凡·伊利奇格外喜欢他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不断地划十字，并且朝着灵柩、诵《圣经》的人与屋角桌上圣像之间的方向微微地鞠躬。后来，他发觉手已经划了不少十字，于是，暂时把手放下，仔细端详起亡友来。

死者躺在那里，象所有死人那样，显得沉甸甸的，僵硬的四

肢几乎陷进棺木的铺垫里；再也挺不起来的头靠在枕头上，也象所有安放在那里的死人一样，蜡黄的额头，凹陷下去的双鬓上有几块秃斑，凸起的鼻子仿佛是安在上嘴唇上的。他的变化很大，自从彼得·伊凡诺维奇上次见过之后，他又瘦了许多。他的脸象所有死人那样，反而好看些，最主要的是，比活着的时候更加俊秀庄重。他脸上的表情告诉人们，一切该做的，都做了，而且做得对。除此而外，在他的表情里还有对活着的人的责难和提醒。这种提醒，在彼得·伊凡诺维奇看来，是不合时宜的，或者至少与他是无关的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不痛快，因此就又一次匆忙地划了十字。可是又觉得这动作过于匆忙，不合礼仪，便转身向房门走去。什瓦尔茨在过道的房间里正等着他。他又开双腿、背着手站在那里，手里摆弄着圆筒帽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看到快乐的、一贯衣冠楚楚的什瓦尔茨的优美身影，顿时精神倍增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明白了，什瓦尔茨是超然的，他并没有受到悲哀郁闷气氛的影响。什瓦尔茨的神态表明：吊唁伊凡·伊利奇绝不能成为取消聚会的充足理由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什么也不能妨碍今天晚上玩牌。他们仍旧可以打开一副纸牌。这时，仆人将四支新蜡烛摆好。一般讲，没有理由认为，吊唁这件事会妨碍我们今天过一个愉快的晚上。什瓦尔茨悄声地向从身旁走过的彼得·伊凡诺维奇讲了这点，并且建议他凑一手，到弗奥多尔·瓦西里叶维奇那里玩。但是，看来彼得·伊凡诺维奇今天晚上没有运气玩牌了。普拉斯科维娅·弗奥多罗夫娜今天穿着黑色丧服，头上披着黑网，她身材不高，肥胖，可是她竭力想装扮得窈窕，其实从肩部往下，仍是越来越宽。她的双眉怪模怪样地往上挑着，如同站在灵柩对面的那个女人一样。她和两位太太从内屋里走出来，领她们向停灵房走去。同时说道：“弥撒就要开始了，请进去吧。”

什瓦尔茨略微点点头，静立着，显然对这一邀请既没有接受

也没有拒绝。普拉斯科维娅·弗奥多罗夫娜一眼看见彼得·伊凡诺维奇，叹了口气，走到他身旁，握住他的手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您是伊凡·伊利奇的真正朋友……”她看了一眼彼得·伊凡诺维奇，等待着他说出相应的答话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懂得这时应如何做，正如他在死者房子里划十字一样，他应该握住她的手，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一句：“请相信我！”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做的。这样做过之后，他感到取得了预期的效果：他和她两个人都受了感动。

“弥撒还没有开始，请跟我来。我有话跟您讲。”孀妇说，“请您把手臂伸给我。”

彼得·伊凡诺维奇伸出了手臂，然后两个人就向内室走去。经过什瓦尔茨身旁时，他向彼得·伊凡诺维奇扫兴地眨眨眼。他那调皮的眼神似乎在说：“这简直是跟我们的文特牌过意不去！我们要是找另一个搭子，请你可别见怪。你要是能脱身，五个人一起玩也没什么。”

彼得·伊凡诺维奇又叹了一口气，越发深沉、悲哀，普拉斯科维娅·弗奥多罗夫娜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。他们走进客厅。房子用厚厚的玫瑰色印花布帷幔遮起来，灯光昏暗。她坐到沙发上，而彼得·伊凡诺维奇坐到一只软矮凳上。软凳的弹簧已经坏了，彼得·伊凡诺维奇一坐上去，就七扭八歪地塌下去。普拉斯科维娅·弗奥多罗夫娜本想提醒他换一个座位，但是一想到这种提醒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称，也就没开口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坐在矮凳上，回想起了伊凡·伊利奇布置这间客厅的情景。就是这个红底绿叶的帷幔，他还曾经和自己商量过。普·弗奥多罗夫娜往沙发上坐时，要经过桌子，（这间客厅里的东西，家具总是满满的。）结果黑网上的黑花边被桌角的雕花挂住了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微微欠起身子帮她解开。软凳的弹簧摆脱了他的重压，获得了解放，又向上弹了起来，而且顶了他一下。还是孀妇自己解开

了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又坐了下来，把那反叛的弹簧压了下去。可是她并没有全都解开，于是彼得·伊凡诺维奇重新起身，矮凳的弹簧又开始反抗，甚至噗通响了一声。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，孀妇掏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，哭了起来。黑网的插曲与矮凳斗争的一幕，使彼得·伊凡诺维奇情绪冷静下来。他紧锁双眉坐在那里。伊凡·伊利奇的厨师索科洛夫进来了，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。他报告说，普·弗奥多罗夫娜吩咐买的墓地要价二百卢布。她止住哭，满面愁苦地望了彼得·伊凡诺维奇一眼，然后用法语说道，她心情非常沉痛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默默地点点头，表示他十分相信情况确实如此。

“请吸烟吧！”她说了一句，声音开朗，同时又十分悲痛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抽烟的时候，普·弗奥多罗夫娜与索科洛夫谈着墓地的价钱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听到她非常详细地询问墓地的各种价格，并且定下了要买的那块墓地。这件事情谈完之后，她又吩咐有关唱诗班的事情，然后索科洛夫才走。

“什么事都得我做。”她对彼得·伊凡诺维奇说道，顺手把桌上的几本相册推到一边。这时她发觉彼得·伊凡诺维奇的烟灰快落到桌面上了，她毫不迟疑地推过烟灰缸给彼得·伊凡诺维奇。她说：“如果由于伤心不能做些实际的事情，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；恰恰相反，做点事情，即使得不到安慰，总可以散散心，要不脑子里总是他。”她又拿出手帕准备哭，可是突然控制住自己，身子抽动一下，然后开始语气平缓地说了起来。

“我找您是有件事情。”彼得·伊凡诺维奇欠了欠身子，并没有离开弹簧凳，但是身子下面的弹簧立刻动了起来。

“最后几天他太受罪了。”

“受了很大的罪？”彼得·伊凡诺维奇问道。

“啊，简直是不得了！临死前没完没了地喊叫，不是一连几分钟，而是几小时不停地喊。最后三天一直是不停地叫。这实在

让人难以忍受。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忍受过来的。隔着三道门还能听得见。啊！我受的是什么罪啊！”

“难道他头脑一直还清楚？”彼得·伊凡诺维奇问道。

“清楚。”她悄声说，“直到最后一口气都清楚。临死前一刻钟他和我们告别，还让我们把沃洛佳^①领出去。”

虽然彼得·伊凡诺维奇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女人都 在装腔作势，从而感到不快，可是一想到死者受了许多痛苦，蓦然一阵恐怖使他不寒而栗。因为这是他多么熟悉的一个人啊：他们是孩提时代的小伙伴，然后是同学，到了成人又是同事。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额头，看到了安在上嘴唇上的鼻子，禁不住有些毛骨悚然。

“受了三天三夜的罪之后就死了。要知道，这在我自己身上也是随时随刻可能发生的。现在就有可能发生。”他暗自想着，突然间惊恐万状。但是，一种正常的想法不知不觉地出现了，顿时使他得到解脱：这事发生在伊凡·伊利奇身上，而不是他自己，况且这种情况不应该，也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；他想，他的情绪不应该这样低沉抑郁，从什瓦尔茨的表情上也可以看出这点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经过这么一番推论之后平静下来，并且兴致勃勃地询问起伊凡·伊利奇去世前的详细情况。仿佛死亡只是伊凡·伊利奇所独有的一种偶然现象，对于他是不会发生的。

孀妇详尽地叙述了伊凡·伊利奇肉体上所遭受的极端痛苦（伊凡·伊利奇的痛苦如何刺激了普·弗奥多罗夫娜的神经，正是通过这点，彼得·伊凡诺维奇了解了伊凡·伊利奇临终前的详细情节），这时孀妇认为应该转到正题了。

“啊，彼得·伊凡诺维奇，多么艰难啊！实在太艰难了！太艰难了！”说着便哭了起来。

① 伊凡·伊利奇的儿子。

彼得·伊凡诺维奇叹息着，等她擤鼻涕。她擤完鼻涕，彼得·伊凡诺维奇刚刚说“请相信我……”接着她就滔滔不绝地向彼得·伊凡诺维奇讲起她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情。她以问题的方式提出，怎样才能借她丈夫去世之机从国家得到一笔钱。她佯装向彼得·伊凡诺维奇请教如何能拿到年金。可是他看得出，她连细枝末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，甚至比他知道的还详尽。她完全清楚，丈夫去世可以使她从国家捞到多少钱。那么她还想了解什么呢？原来是，她想尽量捞取更多的钱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绞尽脑汁，想了片刻，就骂起政府太吝啬，这只是出于礼貌；然后又说，看来是不会再多了。这时她叹了一口气，显然她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摆脱这位客人了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立刻就明白了。他熄灭了烟，起身握了握她的手，于是就朝前厅走去。

餐室里有一座钟。伊凡·伊利奇生前非常喜爱它。这还是从寄卖商行买来的。这时，彼得·伊凡诺维奇遇见了一位牧师，还有几位前来参加葬仪的熟人。他认出了一位漂亮的小姐，她是伊凡·伊利奇的女儿。她穿一身黑色丧服，纤细的腰身比往常显得更加苗条。她的表情抑郁、坚毅，几乎是愤怒。从她向彼得·伊凡诺维奇鞠躬的样子看，仿佛他有什么过错。她身后站着一位阔绰的青年，他的样子也象是受了委屈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认识这个人，也有过耳闻。他是法院的预审官，是她的未婚夫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沮丧地向他们还礼，正打算向停灵的房子走去，这时在楼梯下面出现了一个中学生的身影。他是伊凡·伊利奇的儿子，长得极象他的父亲，简直就是一个小伊凡·伊利奇，就象伊凡·伊利奇上法律专科学校时的那个样子，彼得·伊凡诺维奇至今仍记忆犹新。他的双眼泪痕斑斑，那一副神情，一般在十三、四岁单纯的男孩子的眼睛里是不常见到的。他看见了彼得·伊凡诺维奇，立刻冷淡地、羞怯地皱起了眉头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向他点点头，就走进了死者的房间。弥撒开始了：蜡烛、香火伴随

着呻吟、眼泪、啜泣。彼得·伊凡诺维奇阴郁地站立着，低头望着脚下。他再也没有看一眼死者，自始至终不让这种悲哀的气氛损耗自己的精力。他是第一批走出房间的。前厅里一个人没有。帮厨工格拉西姆从停灵房间里跑出来，用那双有力的大手在许多皮大衣里翻来翻去，找寻彼得·伊凡诺维奇的大衣，然后递给了他。

“怎么样，格拉西姆，我的伙计？”彼得·伊凡诺维奇说了一句，他是没话找话，“可怜吗？”

“上帝的旨意啊！将来谁都得上那儿啊！”格拉西姆说道，露出了满口密密的洁白的、庄稼汉的大牙。他象是正处在繁忙、紧张的时刻，赶快打开了房门，招呼了车夫，扶彼得·伊凡诺维奇坐上车，又跳回到门廊下，仿佛想起了什么事，还需要他去完成。

彼得·伊凡诺维奇嗅过香火、尸体和石炭酸的气味之后，呼吸到清新的空气，觉得格外舒畅。

“请问，到哪儿去？”车夫问了一句。

“现在还不晚，顺便看看弗奥多尔·瓦西里叶维奇。”

于是彼得·伊凡诺维奇乘车出发了。他正巧赶上他们快玩完第一局，所以他插进去五个人一起玩就很方便了。

二

伊凡·伊利奇的一生可以说是最平淡无奇，同时又是糟糕透顶。

伊凡·伊利奇是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，卒年四十五岁。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官吏，在彼得堡的许多部、司里供职，一直官运亨通。由于他长期混迹官场，再加上过去一系列的官衔已经得到了无免职之忧的地位。尽管这类人明显地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，

他们仍可以得到一些虚设的位置，然而他们能够领到的六千至一万的薪俸却不是虚设的。有了这笔钱，他们可以安稳地活到暮年。

做过三等文官、做过各种虚设机构的虚设官员的伊利亚·叶菲莫维奇·戈洛文就是这样一类人。

伊利亚·叶菲莫维奇·戈洛文有三个儿子。伊凡·伊利奇排行第二。大儿子也和父亲一样，官运亨通，只不过在另外一个部里，而且已经供职多年，快到只领薪俸不做事的年龄了。三儿子在仕宦之途上是个失意者。他曾在许多地方供职，但是都没有前途。目前在铁路部门工作，因此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，特别是母亲和嫂嫂，非常嫌弃他，除非万不得已都不愿意承认有他这么个家庭成员。他的妹妹嫁给了男爵格列弗。男爵和自己的岳父是彼得堡同一类型的官吏。伊凡·伊利奇，象人们所说的，是这个“家庭的骄傲”。他不象大哥那样冷淡、拘谨，也不象弟弟那样无所作为。他们是他们里面的一个适中的人物——天资聪颖、彬彬有礼、活泼可爱。他和弟弟一起在法律专科学校学习，但是弟弟没能毕业，五年级时被开除了。而他以优良成绩毕业了。在学校时的生活和他以后一生的生活一样，他是一个能干、快活、温厚又善于交际的人。不过凡是他认为自己的职责，他都严格履行。他所认为的职责，正好同权威人士的看法一致。无论在童年时代，还是长大成人，一向不去阿谀奉承。他从少年时代起，就倾心于上流社会那些有地位的人，如同苍蝇追逐光亮一样。他已经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掌握了他们对生活的见解，并且同他们结交成了朋友。儿童和青年时期的热忱对他来说已经无声无息地消逝了。他热衷肉欲和虚荣，后来到了最高年级时又热衷起自由主义，不过他是有限度的，一种直觉时时正确地为他规定了这个限度。

在专科学校他干了许多事情。起初他认为这是龌龊行为，因

而他一边这样干，一边对自己又感到厌恶。但是后来，他看到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士也如此，也就不再认为自己的行为丑恶了，反而觉得是正当的，完全用不着为回首往事而苦恼，早已将它们抛到九霄云外。

他从十年制的法律专科学校毕业之后，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置装费。他在沙尔麦尔店为自己定做了几件外衣。他的表链上挂着镌有“respice finem”（拉丁文：要考虑到最后）的奖章。向公爵和教导员辞了行，并且在著名饭馆“多农”与同学们举行了告别宴会。于是他带着全是在高级商店定做或买来的时髦手提箱、衣物、外衣、剃刀和化妆用品，还有一条方格毛毯，便启程到一个省里去了。他的父亲设法给他弄到了一个位置，使他做了省长特别事务助理官。

到省里不久，他的境况就象在法律专科学校时一样：安逸而愉快。他努力公务，在宦途上颇有长进。同时，他又能愉快而得体地开心寻乐。有时他因公到一些县里去，在那里，无论是对上级，还是对下属，他都保持着自尊。凡是交给他的任务，其中大部分属于分裂派教徒一类的事务，他处理得恰当、稳妥，而且廉洁奉公，以致连他自己也洋洋得意。

尽管他年轻，又有寻花问柳的嗜好，然而在办理公务上却是格外审慎、拘谨，甚至严厉；但在社交方面，他却活跃、机智，总是那么温文尔雅。特别是与省长及省长夫人相处得如同一家人，他们亲昵地管他叫做“好孩子”。

省里的一位贵妇人极为主动地追求这位潇洒的法律学校的毕业生。他们之间关系暧昧。另外他还跟一个时装女裁缝也混在一起。他们和一群新来的副官们一起饮酒作乐，晚饭后还到一些烟花巷里去鬼混。他巴结自己的上司，甚至他的妻子，以求欢心。但是他干的这些事情都具有正人君子的高雅风度，叫人抓不住把柄。所有这一切可以用一句法国格言来概括：“这是青年人必不

可免的。”他满口的法国词藻，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却干着这种勾当。最主要的倒是，这是发生在上流社会，因此有身份的人还表示赞许。

伊凡·伊利奇就这样服务了五年。后来他的职务有了变动。司法部门成立了一些新机构，需要一批新的人手。

伊凡·伊利奇就成了这样一个新人物。他被任命为地方预审官，不过是在另一个省份。这样他就需要舍弃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关系，去重新创业。尽管如此，他仍接受了任命。朋友们为他饯行，集体留影，还送给他一个银质香烟盒，然后他就出发赴任了。

作为预审官的伊凡·伊利奇和当省长特别事务助理官一样，还是那样彬彬有礼，举止不凡。他善于区别对待公务和个人生活，结果博得了一致的尊崇。至于预审官这一职务本身，比起过去的职务，对伊凡·伊利奇来说，兴趣要大得多，着迷得多。过去，他当省长特别事务助理官时，感到愉快的是，身穿沙尔麦尔店缝制的制服，在战战兢兢等待接见的那些人和下属面前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过去，径直进到省长的办公室里，并且还能一起喝茶吸烟。然而，直接受他管辖的人却是很少的。当派他去执行任务时，就有这样一些人，象县警察局长、分裂派教徒在他手下。可是他对待他们总是谦恭和蔼，甚至可以说，他对下属是不分彼此。同时他也有意地让他们感觉到，虽然完全可以压制下属，可是他对待他们总是友好的，随和的。就是这样，当时在他手下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。可是现在呢，真是今非昔比。他当了预审官。他感到大权在握，所有人都在内，就连最主要的、最了不起的人物，也毫无例外，都得受他控制。只要他找一个岔子，加上某些话，那么这个最重要的、最了不起的人物也得作为被告或是证人被带到他面前。如果他不愿意让他们坐下的话，他们也只得站着回答他的质询。伊凡·伊利奇从来不滥用自己的权力，恰恰